

家與校

葉在鋌

說到學校就聯想到家庭，因為「教我者學校」、「育我者家庭」，教育兩字，是聯在一起的，所以校與家，也不可分開，單就我個人來講，在意大利開始負笈求學的時候，是民國元年，那時我才十四歲，正在中學念書，因為我有一個親戚，他在鐵路做事，我對於鐵路工作頗感興趣，自己要求家長願意遠離家庭到我親戚那裏去，由我那親戚將我送入鐵路學堂，為時不久欲求深造，又轉到北京去投考交大繼續攻讀。

在我求學期間，因離家很遠！一個人作客在外，所有食宿，都是住在學校公寓，在校數年之中，除了暑假，偶爾回家一二次，或搬到親戚家中住外，大半在學校寄宿為多，所以對於學校，比一般通學學生較為接近，在心理上，已視學校為第二家庭，看到校中師友們，如同家人一樣的親熱，及畢業離開校門時，反而覺得依依不捨！畢業之後，我即派到東北鐵路工作，那時我的二哥，他在北平做事，將我福建的老家，接來北平，我每年總要由東北請假到北平省親一次，每到北平，一定要親往母校探視一番，在每次探視母校時，因所見情景之不同，心中不免發生很多的感慨！有時歡欣！有時悲感！過去的往事，回溯起來，

好像一幕一幕的電影演映在眼前，令人不勝有今昔之嘆！

想到當時的師友們，現在生存者，已屬寥寥無幾！按年齡推算，這些師友，活到現在，他的歲數，起碼都有六七十歲了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雖然不能稱為人瑞，也可以說，都是上壽之人，確實難得，盡管有人創說：「七十人生方開始」的話，究竟人能活到百歲，世有幾人？縱使人人都能活到一百歲，而七十已超過了一百的三分之二以上，如說七十為人生的開始，難道七十以前的幾十年歲月，都不算數，白白的虛擲了麼？這句話不過是老年人，表示雄心未已，所謂「人老心不老」之意，如人老以至於壽終，尚無可說，但老而不應死而死者，那才可憐！我的那些老年師友，多半關在鐵幕之中，雖有雄心，亦被折磨而死！不但以前的同學如此，就是後我的學友，大多數也同遭此劫，說來實在傷心透頂！再說母校和我的家庭，也都陷在匪區，而受盡苦痛！十餘年來，他們日夜盼望我們反攻解救，我們在此何嘗不是日夜在想收復大陸，返回老家呢？「否極泰來」我想好日子的來臨，為時一定不遠了，

校與家的關係，還有一事可述的，就是我的家，是交大的同學又是交大的師友，此一事可以說是不不可多得！我自己是在民七平校鐵路管理科畢業的，我的姪子葉于鎬，他是在民二九滬校土木科畢業的，我另一個姪子葉于沅，他是民二十在平校當教授的，

叔姪同學，也算是一個美談，于沅姪被關在鐵幕裡，聞已名登鬼錄，于鎬姪在北平與我同居一起，自搬到上海之後，久未見到，大陸淪陷，我來臺灣，他也在臺灣，不時彼此見面，一敘家常，未免又想到留在匪區裡的校與家，好幾年來毫無消息，情形不好，是在預料之中，不堪想，而偏偏要想，這種的心情無可發洩，只可寄之以望或繫繫於夢。

不久以前，我有一首詩，題為「問天」寫的是：「海國棲遲已有年！蓬萊島上作神仙，辨秦漫說桃源好，何日收京欲問天？問天其奈天無語！飲泣幾曾忘在宮，小醜跳梁任放狂，偏教忌器艱投鼠，揖盜開門事可哀！蒼生無辜罹奇災，求賢宣室虛前席，消息故園總費猜！」最近因為快到校慶之日心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夢回到北平，見及親朋故舊，同往各處名勝遊覽，亂世相逢，重遊舊地，他們要我題一付對聯以留紀念，我就寫下了一對，上聯是：「面目十分真，流水聲中幽怨在」，下聯是：「江山無限好！夕陽影裏規痕多！」以寄感慨，用誌不忘，以上一詩一聯，就拿來作為今年我的母校六十六週年校慶的紀念作品，以應校友會的徵文。

謝

服務臺北工程師學會之周李若蘭

學嫂贈送洋金手釧乙只，珠環乙對，

啓

充校慶晚會抽彩之用，無任感荷。

土木建築承包辦業

永昇營造廠

葉昇平

廠址：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
一一四巷廿一號
電話：四一〇〇六號

土木建築一切包辦

天南營造廠

許清木

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一九三號